

5月26日晚,我看了中央台报道习近平总书记登“东方第一哨”,视察黑瞎子岛、看望守岛官兵、了解实情的消息,心情无比激动。这是对守岛官兵多么大的鼓舞啊!

自黑瞎子岛驻防以来,守岛官兵所困扰的问题是蚊患,牵动了中央军委和总部高层领导,指示有关部门和单位着手解决这一难题。军令如山,军事医学科学院随即派专家登岛调查,而后上

报立项专题研究。2011年7月,我和媒介生物学与防治研究室主任、著名媒介生物学专家赵彤言课题组登上黑瞎子岛。那日,天气晴朗,蓝天白云,岛绿江清。我们一行,先到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东方第一哨”,再上岛来到边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今年入夏以来,西北太平洋及南海上的台风动向,一直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众极大关注。7月3日1号台风“尼伯特”生成并很快发展成超强台风;8日早上在台湾台东县沿海登陆,9日下午又在福建泉州沿海再登陆,并降为强热带风暴……媒体的跟踪报道中,有两点特别引人瞩目:一是称其“是1949年以来生成时间第二晚的‘首台’”;二是称它“成为历史上登陆我国的最强‘首台’”。所谓“首台”是指一年中首个台风,即每年的1号台风。从历年的综合情况看,绝大多数首台都生成于上半年,前三年的1号台风都生成于1月,今年为何迟至7月?台风的形成必须具有大量高温高湿的空气,在低层还有产生较强辐合气流的风场,在一定的地转偏向力作用下便易形成。关键是海洋面环境的冷暖。每年12月至次年4月,赤道以北海面气温较低,形成台风就少;而7-10月气温较高,形成台风就多。此外厄尔尼诺现象也能影响台风:1973年与1998年上半年也无台风形成,原因就与今年一样,都是强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次年,热带西北太平洋偏冷,不利于台风的形成发展。

至于“尼伯特”成为“最强首台”,原因一是凡7月生成的台风本身强度一般均较强;二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台风登陆前,热力增强的副高深入东海一带上空,台、闽、浙处于它的边缘,出现连日高温天。如今“首台”已经过去。有关专家表示,今年夏季的台风生成偏晚,数量偏少;秋季台风可能会偏多、偏强。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7月共将有2-3个台风生成,而8、9月将生成与影响我国的台风更多,各地要有充分防抗准备。

采买,堪称生活中的大事,亦是件难事,费时、费力的事。尤其是生鲜时蔬。买吧,大热的天,又远又累;不买呢,每天又必不可少。可如今,我把这事由繁变简,由难变易,变成一桩乐事了。我和智慧菜场结上了缘。经朋友介绍,我半信半疑踏进手机网上购菜的门槛。为什么半信半疑?你想啊,咱们中国人讲究“眼见为实”,时蔬生鲜类货品,在菜场或是超市,看得见摸得着,一目可以了然。可以货比三家,买谁的菜,买什么样的菜,看过后还能挑挑拣拣,可这网购……

我的首次网上购菜之旅,说心里话,有点“小实验”的味道,第一天试着下了单,第二天,手机提示:等待取货。于是来到位于小区门口的一排保鲜柜前,并不见一个



一团涌来。还有蚋、虻、蠓等吸血昆虫,见人使劲往头皮里钻。午时牛虻最为活跃,停顿一分钟,身上就被咬了60多个包。黄昏,营房的纱窗上,黑压压的布满蚊子,像一道厚厚的幕墙。连队的大电子屏幕下,每天早晨搞卫生,足有两簸箕的蚊子残骸。有人形容,蚊虫、小咬、牛虻“一天三班倒”,轮流交替叮咬。

在座的这些守岛战士来自不同地方,说话口音不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黝黑的皮肤,双臂和腿上均有斑斑点点的疤痕,留下难以消退的印记。有的战士因过敏体质,被咬以后,又痛又痒,身上起了一块块红包。有的甚至发生溃烂,流着黄水。蚊患成了守岛官兵心理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想起他们在岛上感受时,都是一句朴实的话:“守岛很神圣!”

自那以后,赵彤言的课题组几乎把实验室搬到了黑瞎子岛,每年夏季都要在岛上做实验,寻找防蚊、治蚊、灭蚊的良方。一天,高级实验师董言德带一名学生,走进草丛,测试蚊子密度,无意中踩到了松土层的蜂窝。这下真的捅了马蜂窝了,成群的土蜂,蛰咬他们的头部、脸上。不一会,被蛰咬的部位起了一个个大枣似的肿块,头皮发紧发木,胀痛难忍,奇痒无比。当晚,他们整整一夜没合眼。

2013年8月,因连日强降雨,引发洪灾,副研究员李春晓和郭晓霞正在测试带有喷雾装置的地形车。她们首先想到的是装备安全,通过营里急调一辆卡车,用钢绳拖走地形车,使人和装备得以安全转移。

课题组经连续数年的实验检测,从采集幼虫,到人帐诱、灯诱,跟随守岛官兵巡逻潜伏,弄清了黑瞎子岛吸血昆虫的种类、密度、分布和危害特点。仅蚊子家族就有刺扰伊蚊、中华按蚊等七种。牛虻家族,以斑虻、瘤虻、麻虻为主。危害季节为六至九月。同时,也撤开了降伏蚊子等群魔的“天网”。科研人员

度——荔枝。据说,荔枝本名“离枝”,表明此果一旦离开枝头,十分不耐贮藏,难以保鲜。难怪白居易有这样的描述: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我以前买荔枝,总见商贩在盛放荔枝的保鲜袋内放有许多的冰块,即使如此,每次买回的荔枝,无论色泽、手感还是口感,都不能令人满意。让人

觉得,这东西实在是太娇气。而这一次拼团,价格不仅便宜,待取回来揭开保鲜膜的一刹那,不夸张地说,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荔枝的色彩竟是这般鲜亮,这般美丽。那是一种粉嫩中带有红的颜色,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蓦地脱口而出。我很奇怪,吃过多次的荔枝,

爱上逛“菜场”

张苏华

夜光杯

在巨型都市里,去兴建一座野生动物园,这主意听上去就很酷。让困在钢筋水泥的巨笼里的都市人,一迈出门槛,就能观赏到撒着欢自由奔跑的动物。堪称绝妙。

但这也不过是二十年前的事,排头兵自然还是深圳。深圳在南山市郊画了个圈,1993年,第一座野生动物园拔地而起。随即是上海,1995年。然后就推向了全国。北京野生动物园,要等到新世纪,直到2001年才开张。

第一次去野生动物园,我还是个学生。走上大巴车,司机风驰电掣,车窗外的景色,就像一场青春回忆,如风一般,向后退行。下车的时候,我还惦记着匆匆一瞥的老虎。我觉得老虎应该倒付给我二百块门票。因为被锁在长罐头一样的铁皮箱里的,不是它们,而是我自己。但老虎自然也没兴趣看我。夏目漱石的猫先生,早就对人类有如下评价:脸上没毛,样子丑陋得很。小猫和小猫的观点,想来不会有什么区别。

二百块是找不回来了。之后,和女朋友约会,我都选在门票四十的

在现场测试、示范指导时,将研制出皮肤用驱避剂,涂在裸露的皮肤上,八小时内无蚊子叮咬;网状结构防蚊服系列,舒适耐用,适应不同任务,可达百分之百的防护;改造门窗纱窗,战士就寝用药物浸泡过的蚊帐,防室内叮咬;运用全域地形车喷雾系统、

无人飞行器喷雾装置,杀虫剂喷洒杀灭,降低营区蚊子密度。形成单兵防护、集体防护、区域防护等综合防护体系。课题组还在岛上建立实验检测点,长期跟踪研究。

黑瞎子岛是美丽的,更需要呵护。守岛官兵将牢记习主席的嘱托,以岛为家,不辱使命,忠诚戍边。



上海动物园,可以对着笼子站一整天。在对动物的道德上,女人总是比男人更敏锐。她说,你看它们被关在笼子里,连腿都伸不开,多可怜啊。男人当然更加哲学而思辨。我说,它们不过是从一个小笼子,换进了更

喋血动物园

杨博斐

大的笼子。就算隔三岔五,抓一只活鸡玩,也难讲能保持什么野性。几年以后,最近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女人是对的,哲学是错的。

网上的言论一面倒,责任全归游客自己,这足以证明当下公民素质的提高。自驾无可厚非,否则二百块只能换得一瞬,连视线相对都做不到,所以,自驾必须是游客的权利。园方也做足了警告,总不见得五步拉一条横幅。那么,游客不要作死,就成为了权利背后的义务。更别去指望老虎学佛吃斋。之所以有野生动物园这个主意,不就是为了最大限度

也罢

孙香我

《续茶经》引《玉堂丛语》记:“愧斋陈公,性宽坦,在翰林时,夫人尝试之。会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罢。’又呼曰:‘干茶。’夫人曰:‘未买。’公曰:‘也罢。’客为捧腹,时因号‘陈也罢’。”

捧腹不够,最要抚掌。世事多纠纷,世人多烦恼,怕就是一个个都不肯“也罢”。



地维持野生动物的天性吗?北京大兴,既不出产东北虎,也不出产华南虎。老虎是拆迁户,就算混到了皇城根下,住上了十万一平的独户小院,可背井离乡,它未必开心。人类已经剥夺了老虎的自由,老虎不欠人类。

因为死了人,园方就算没有责任,可能还要赔钱。有受害者闹,就容不得你不退步。从公路赔到医院,或许是当下的可悲必然。那咬死人的老虎,是不是也该枪毙偿命?然而非要老虎当人,就更讲不通。动物何哀?村上春树在《奇鸟行状录》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日军撤出东北时,端枪射击,扫死了整座动物园里的动物。喋血满园。其中蕴含的残暴,不言而喻。

到这里,我们才陷入了真正的悖论。一只咬死人的老虎,从道理上讲,就应该继续优哉游哉地在动物园里闲晃。如果我们能接受这样的荒诞,才证明我们终于进入了现代文明的道德视域。人类是自然的支配者,和反垄断法一样,支配者就必须向后退。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习惯是多么美好,现在看来,它不只是一种好习惯,更是一种美德。可惜我认识这样的美德时已年近六秩,也就是说,我在以前的几十年里深陷陋习任性熬夜,戕害自己的健康并连累了同事好友。拒绝熬夜!我怀着忏悔般的心情这样呼喊。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工作是一周四次授课,每次两节课连上,好像自己在听自己上课,感觉仍在大学时代。我们这些从本埠或外地飞来的鸟儿叽叽喳喳快乐栖居于上海西南古城校园一隅,教书育人之余有许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们完全可以合着日出日落的节奏健康快乐地生活。

但我们偏偏不幸在日落以后不想着看几页书然后早早睡觉修身养息,却迷恋夜间闲聊。那时我们的青春气息直冲霄汉,哪来什么头痛脑热腰酸背疼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牙疼心疼胃疼尿频便秘视网膜脱落那一堆令人颓唐萎靡灰心丧气的狗屎碎毛病,我们的生命活力好像和天地日月一样永无衰败。夜幕下我们像健壮的蟑螂纷纷爬到独身主义隐者李岩峰寝室里愉快地熬夜。此君天性淡泊名利,博览群书、记忆超人却述而不作,他是我们从浅夜聊到深夜

的主角。我们喝酒抽烟嚼口香糖嗑瓜子聆听其高谈阔论,仿佛觉得他在给我们开研究生课程。岩峰兄如数家珍开谈清华四大导师北大三老现代三圣的雅事趣闻,时不时来上一段辜鸿铭茶壶论和陆小曼牙刷论这样的幽默段子,让我们感到熬夜的无限趣味。我们像吸毒似的欲罢不能,从现代聊到古代,国内聊到国外,此学科聊到彼学科,男人聊到女人。斗室里充满酒味烟味口香糖味瓜仁味,一张张熬夜的脸在群体哄笑和突兀独笑中显出兴奋、疲态和憔悴,我们的脸就在这兴奋、疲态和憔悴中由金刚不败的青年萎靡成百病缠身的中老年。

去年岩峰如佛般魁伟玉躯竟自轰然倒下。长期熬夜和血液中酒精浓度过量使他二度突发脑梗而半瘫于病床,生活不能自理。经由单位联系,入住养老院提前尊享养老待遇。我们这帮熬夜者这时方才如梦初醒。熬夜熬夜,这一个“熬”字太形象了,熬猪油啊,完了留一堆油渣,熬夜就是慢慢熬干人的血气、精气 and 神气,熬干人体内的胶质和膏膏。这样长期的慢火煎熬差不多是一种自虐和自杀。古有名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熬夜就是傻到底的自作孽。

大自然本就有太阳白昼和太阳黑夜的交替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则是人的生命运动内在规律,谐之则盛,乱之则衰。古代照明条件差,无非是油灯、松树明子和蜡烛之类,亮度很低,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熬夜现象还少。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征服了黑夜,学习、工作和娱乐都延伸到了夜间,熬夜者便大面积催生。电灯延续了白天,但电灯只是帮助人们合理利用夜晚时间,提高人们对于时间的支配能力,完全不是鼓励人们熬夜。当然,为神圣的事业、为紧急万分的工作偶尔熬熬夜是可以的,甚至必要的。保尔·柯察金在朱赫来的肃反委员会紧张工作就曾连续熬夜两个通宵;我自己也曾为单位的工作奋笔疾书熬过通宵。然而熬夜毕竟不合天道人道,应该尽量杜绝和避免。至于个人生活方面,就更没什么讨论余地:拒绝熬夜,已是我坚决的态度。

